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九七五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五百元

今日本報要目

一、敵統帥部恐懼「雜牌軍」起義，美帝大叫「軍事戰綫上的新危險」

二、國民黨四六旅長乜庭賓在靖江起義

三、國民黨空軍上尉楊配光駕機投奔解放軍

四、興縣一區決定督促羣衆歸還五借糧

五、代縣峪口行政村人民代表會議的調查

六、蔣金圓券發行結果，游資充斥，物價上漲

七、石莊部分業主違法侵害工人福利

通知

各縣新華書店、郵局：初級國語第一冊已出版了，其餘各種課本亦將陸續出版，希你們和各縣有關教育部門馬上共同研究，有多少高級學生與初級學生，各種課本需要多少，詳細造一表冊寄來，以便及時的合理的往下分發。

晉綏新華書店

九月二十四日

敵統帥部維持軍心困難

恐懼「雜牌軍」起義

美帝大叫，軍事戰綫上的新危險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吳化文部的起義和王耀武的被俘，給國民黨軍隊尖銳地指出了完全相反的兩條道路和兩種下場。這個事實大大加重了國民黨統帥部維持軍心的困難。吳化文將軍是馮玉祥將軍的舊部，這一點，尤其引起國民黨統帥部的恐慌。因爲馮氏和他的西北軍都曾受蔣介石的壓迫和排擠，馮氏後來已轉入聯合共產黨反對蔣介石的立場，而他的舊部却繼續在被歧視的情勢下，奉命與解放軍作戰。這個矛盾，因吳化文將軍的起義而表面化。蔣介石和他的美國主子諸即提出「加强對『雜牌軍』」警戒的問題。美國侵略者的喉舌合衆社於九月二十六日由南京發出的電訊，大聲疾呼地警告道：「正受濟南慘敗打擊之痛苦的中國國民黨軍，今日已覺悟到他們軍隊戰綫上的新危險——叛變與第五縱隊。有資格的觀察家懼怕這一危險如不能有效控制，可能成爲致命傷。危險的嚴重性直到濟南敗北時，才被充分認識。……濟南敗北已經顯示出叛變與第五縱隊的危險這樣大，致使國民黨軍界人士現在承認不能再予以忽視。但是政府計劃採取何種步驟對付這種危險，尚不得而知。」電訊的末一句話是顯然的昏話。無論如何，國民黨統帥部和美國現在已經把一切「雜牌軍」都看做是隨時可能叛變者和「第五縱隊」。但另一方面，國民黨和美國人又還不能不要他們繼續跟解放軍作戰。中央社在此貢獻了一條愚蠢得出奇的計策！捏造一篇所謂共產黨誹謗馮玉祥的「評論」，其中說到：「馮在軍權上已無一兵，其舊部雖分配各地，但因其人格下流，早已喪失」云云。國民黨的造謠機關是如此無恥而又如此昏瞶，已至假托了一個「解放報記者」出來說話，連解放日報自去年延安撤退後至今尚未復刊這一件事也不知道。雖然如此，中央社的積極合唱者合衆社，却立即轉播了這個蠢笨的謊言。

國民黨四六旅旅長乜庭賓

在靖江城率部一連起義

（新華社華東十三日電）在吳化文將軍於濟南起義一個時期以後，江蘇省的中部又有一個國民黨高級軍官率部投入解放軍。國民黨暫編二十三師四十六旅旅長乜庭賓，九月二十七日偕該旅參謀長率搜索連一個連，在長江北岸的靖江城起義，現已安抵解放區。暫編二十三師由郝鵬舉殘部編成，該部與吳部同屬舊西北軍系統。

國民黨空軍上尉

楊配光駕機投解放軍

（新華社東北前綫十三日電）前綫司令部今日宣佈：與山東的解放軍攻克濟南同時，北平的一個駕駛員駕了一架美國供給國民黨的驅逐機投入東北的解放軍。國民黨空軍第四大隊第二十三分隊上尉分隊長楊配光。九月二十四日駕P「五一」式飛機一架由北平起飛，繞道至東北解放區某地機場，於下午六時十二分安全降落。機內配有機槍六挺，攜帶子彈一千八百發。楊上尉是湖北應城縣人，他在空軍中的番號是二三二二號。楊上尉的革命行動是國民黨空軍中的第二起。在這以前的劉善本上尉等一行、於一九四六年六月駕駛B「二十四」式重轟炸機飛往延安。

興縣一區幹部會決定

發動群衆歸還五借糧

（興縣訊）一區於十月二日的區村幹部會上，討論發動歸還五借糧的具體辦法。在今年春夏兩季救災生產中，除政府撥救濟糧、貸糧、投資糧，幫助羣衆生產外；並發動農民五借，全區共五借出各種糧一百餘石、穀糠二十餘口袋。此次會議，大家認爲必須積極發動羣衆歸還此項五借糧。具體辦法如下：一、借甚還甚，一律歸還；二、按自然村借出的由自然村負責歸還，按行政村統一借出與統一借給缺糧戶者，由行政村統一歸還（按：有些村因借出來的糧食和其他貸糧等弄在一塊借給羣衆，這次連同貸糧一同收回後，統一歸還五借糧。）；三、要發動借糧戶歸償，以利今後發展農村私人借貸；四、在借時要發動羣衆將糧晒乾，還好糧，不能晚短；五、幹部要親自檢查推動這一工作，並檢查還的糧食的好壞。（劉懷珠）

小評

督促羣衆歸還五借糧

興縣一區區村幹部會上，決定督促羣衆歸還五借糧的五個辦法，我們認爲是很好的。今年春夏發動羣衆五借，對救災生產，起了很大作用，同時也增強了農民相互間的團結，發展了農村借貸關係。現在各地秋收即將完成或已完成，應即督促借給糧食的農民歸還借糧，履行有借有還的諾言，並對於今後發展農村私人借貸，發揚農民互助精神，進一步發展生產，是有決定作用的。同時對於某些存在着依靠公家救濟思想的人和某些想佔便宜的人，也是一個實際的教育。各區、村幹部必須本着團結農民團結和發展生產的精神，深入宣傳動員，使借糧戶歸還五借糧，同時歸還貸糧。

我軍收復集寧戰鬥中

堅決執行城市政策

工業、學校、商店、醫院、教堂備受保護

鐵路工人熱烈支前，醫生們參加救護

（新華社綏遠電）人民解放軍於上月二十七日收復集寧戰鬥中（按我軍曾於上月三十日主動撤出該城，現又收復），堅決執行保護工商業及文化教育機關，深受各界羣衆擁護。我軍在攻佔城市後，即到處張貼安民佈告，市民爭着閱讀。一位麵坊主看了佈告興奮地說：「解放軍是叫人民自由買賣，大家過好日子；傅作義連我磨麵的自由也不讓，不准賣給城外人，不准多推麵，價錢還是由他們給定，生產越鬧越虧本。」一對我軍政策熟悉的許多大小商人，聽到我軍到來，更加興奮，戰鬥未停，已照常營業。即在夜間，聽到我軍敲門買貨，亦殷懃接待。

（又電）當九月二十六日我軍攻進市內，在南橋東與敵展開巷戰時，我某連長恐附近某醫院受損失，立即派哨兵妥爲保護。該院人員次日向解放軍人員深表感激說：一夜猛烈作戰，院內除窗上玻璃被震壞外，一切器材藥品，都完整無損。在我軍良好的政治影響下，醫生護士均積極參加救護工作，從當夜至翌日下午，共救護了三百多傷員（大多數是敵人傷兵）。天主堂附近之醫院女護士也在我軍保護下未受損失。戰鬥結束後，該院護士即手提藥包到街上進行救護工作，天主教堂設立之[illegible]中學師生一百四十多人，我軍進城後，照常上課，他們對我軍盡力保護教堂及其文化機關，表示極爲感激。綏遠省立集寧中學有二百三十多名學生，傅匪於上月二十六日夜武裝脅該校學生站隊，準備拉去當砲灰，適我軍攻進城內，始得倖免，他們感激的說：「你們遲來一個鐘頭，我們不知身死何處了！」我軍曾派專人慰問該校師生，並徵詢他們意見，全校師生一致盛讚解放軍紀律嚴明說：「雖然解放軍夜裏到校內搜索敵軍，我們並未遺失任何東西」。（重提）

（又電）集寧工人在解放後，立即積極支援解放軍。九月二十七日午間戰鬥剛結束，平綏路平地泉車站五百餘鐵路工人，即開始恢復鐵路交通，在日以繼夜的大雪中，他們冒寒忍飢，忙着把車頭生火，裝車箱，修水管橋樑。到二十八日晚，即有三個火車頭輪流拖着列車，把車站上堆積的軍用勝利品運到指定地點。裝卸工人一面扛着麻袋，一面興奮地說：「今天咱們盼來解放軍，生活就有辦法了！」他們冒着敵機轟炸，堅持着看管及裝載物資。同時被傅匪強徵來的北平私商汽車工人，解放軍進入集寧第一天，即有七十三人要求繼續工作，第二天又有一百二十八人自動報名。（重提）

（又電）進入綏蒙之人民解放軍，嚴格執行俘虜政策。解放軍收復集寧後，派專人詢問被俘傅匪官兵：「腰包有沒有被搜過了」他們一致回答：「沒有」。被俘之集寧偽縣長劉天寶說：「我被俘後，口袋的票子一張也沒動，我的被子丟在縣政府，經我軍查明後也給我了。」

× × × × × ×

神府黨政軍民

組成軍屬慰問組

檢查優軍工作幫助建立家務

（神府訊）此間黨、政、軍、民各界代表二十四人，按區組成六個軍屬慰問小組，並籌集小米四千五百斤，新舊棉單衣一千四百九十三件，農器、紡織工具及傢具木器等七百三十七件，準備分赴各區，聘請模範軍屬一人，連同鄉上負優軍工作責任之同志，親去各軍、烈、工屬家慰問，檢查優軍工作，幫助軍、烈、工屬從生產中建立家務，並附帶進行擴軍、歸隊等工作。各組在未赴各區前，討論出如下的任務：（一）挨門逐戶親到各軍、烈、工屬家去慰問，考察優軍情況，對優軍有何意見等。（二）召開村幹部及軍、烈、工屬座談會，檢討優軍工作，做好的表揚，壞的批評，提高幹部擁軍思想，打下今後優軍基礎。（三）給軍、烈、工屬代耕的土地，如因代耕人不負責而荒蕪，或未負責給鋤草，致產量減少，則應使代耕人除把所荒軍屬土地及時翻過外，經羣衆公議，按一般產量讓其賠償損失。（四）檢查是否完成給貧苦無勞力軍、烈、工屬每戶種宿麥一垧的任務；已種村莊種的好壞情形，及其他村莊種的如何，有何偏差等；亦須檢查解決。（五）提高軍、烈、工屬政治地位；同時教育軍屬不應驕傲，致脫離羣衆，如發現以上情事發生，應適時予以適當解決，搞好雙方關係。（六）慰問完後，召開鄉代表會，按各軍、烈、工屬貧苦程度，分配此次所籌集的糧食和衣物，其米充當生產基金，每戶至多發給六十斤，至少三十斤，不得過分集中和分散。（七）救濟軍、烈、工屬中，應打破其單純依靠公家的思想，教育他們能生產者盡量生產，提倡學習路家南窯等村軍、烈、工屬女人自動變工種地、紡織、建立家務、自救渡荒等好例子。（八）發動軍屬給其子弟寫信，說明慰問、優待及家庭情況等，鼓勵前方戰士。（九）宣傳參軍的光榮，勸說自動參軍，同時要反對各地所發生的強迫命令等簡單動員方式。並解決歸隊戰士實際困難，勸其早日歸隊。（梁士棠，溫衛民）

代縣峪口行政村人民代表會議的調查

（一）全村概況

代縣第六區峪口行政村位於峪河出口處，代（縣）五（台）大道旁。全村轄峪口、崗上、峪窯等三個自然村。

峪口：三七五戶（一三四一口人），貧僱農二〇九戶（七五一口人），中農一三四戶（四二一口人），富農一八戶（一〇四口人），地主一四戶（六五口人）。

崗上：八一戶（三八四口人），貧僱農四九戶（二一八口人），中農三一戶（一六四口人），富農（無），地主一戶（二口人）。

峪窯：二二戶（八七口人），貧僱農一一戶（四七口人），中農一一戶（四〇口人），富農無，地主無。

全行政村共四七八戶（一八一二口人），貧僱農二六七戶佔全村總戶數百分之五六點二（一〇一六口人佔全村總人口數百分之五六），中農一七六戶佔全村戶口百分之三六點七（六二五口人佔全村人口百分之三四點五），富農一八戶佔全村戶口百分之三點七（一〇四口人佔全村人口百分之五點七），地主一五戶佔全村戶口百分之三點一（六七口人佔全村人口百分之三點七）•

（二）人民代表會議的組織

去年冬季土地改革運動中，廣大人民直接選舉出人民代表會議，領導土地改革工作。代表會經幾度個別的經羣衆撤換，並部份的增選，迄今其組織情況如下：

峪口：共有代表四十五人，其中婦女代表十人，青年代表五人。成份是貧僱農代表三十人，中農代表十五人。共產黨員任代表者共有三十五人•

崗上：共有代表十四人，其中婦女代表四人，沒有青年代表。成份是貧僱農代表九人，中農代表五人。共產黨員任代表者十一人。

峪窯：共有代表四人，其中婦女代表一人•全是貧僱農。四個代表均是共產黨員。

全行政村共有代表六十三人，其中婦女代表十五人佔代表總數百分之二十四弱，青年代表九人佔代表總數百分之八弱。貧僱農代表四十三人，佔代表總數百分之六十八點二，中農代表二十人佔代表總數百分之三十一點七，共產黨員任代表者五十人，佔代表總數百分之七九點三•

人民代表會議選出日常行使職權的組織，土改時期原名農民代表會委員會，當時組織極不完備，也沒有明確分工。今年六月底會略加以整理，並改名爲人民代表會議政府委員會，其組織分工如下：

主　席：李甲福（老黨員）中農，峪口人。
副主席：李福福（老黨員），新中農，崗上人。
財糧委員：李甲福兼。
民教委員：李福福兼。
民兵委員：田　蘭（老黨員）中農，峪口人。
委　員：龐拐拐（新黨員）僱農，峪窯人。
王銀鎖（新黨員）貧農，峪口人。
鄧銀虎（老黨員）貧農，崗上人。
陳紅紅（新黨員）貧農，峪窯人。
陳保牛（新黨員）僱農，峪口人。
曹福牛（新黨員）貧農，峪口人。
文　書：王　增　貧農，非黨員，峪口人，雇員性質，不是政府委員。

政府主席月領津貼四十五斤小米，民兵委員四十五斤，副主席、副民兵委員各領二十二斤半。文書的津貼由三個文書分領，即行政村文書事忙，月領三十斤，崗上文書月領十斤，峪窯文書月領十五斤（此兩自然村文書因村莊大小不同而與行政村文書的程度不同，故領米有區別，峪口文書擔甚麼事，故未分給）。

各自然村代表均組成代表委員會。峪口：王銀書（政府委員）兼主任代表，馬仲和（貧農，非黨員）、陳保牛（政府委員）均任副主任代表。崗上：鄧銀虎（政府委員）兼主任代表，峪窯：劉銀銀（貧農，新黨員）任主任代表。

各自然村均有軍勤、生產、優軍、民兵、糧秣等委員。峪口：軍勤委員五人，生產委員三人，優軍委員三人，民兵委員二人，糧秣委員三人。崗上：軍勤委員一人，民兵委員一人，生產委員二人，糧秣委員一人，優軍委員二人。峪窯：軍勤委員一人，生產委員一人，優軍委員一人，民兵委員一人，糧秣委員一人。

凡有關上述各項工作，各自然村均由各該委員進行。

全村水利未被代表會議掌握領導，總社、社頭雖已取消，而掌管水利者仍是舊日社頭之變相，只不過改稱渠頭罷了。因此水利中某些不合理的遺留，不能及時改革。如該村慣例河南二切水地用水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時），河北九切水地用水四天四夜（九十六小時），界限嚴明，毫不能通融。今年四月天旱時，河南私用河北灌地餘水澆二十畝地，被渠頭領導罰四十元白洋；五月河北餘水，無變週折，始以二十元白洋買得餘水•而此前後六十元白洋，被私分一部，餘額兩次在河神廟、龍王廟領鼓吹打，渠頭和鼓手們大吃大喝了，浪費頗大。而代表會議政府大權旁落，無從領導。按水利，在舊社會，由「社」掌管，「社」的組織分總社、社頭，總社由有權有勢的田姓地主主持，王姓地主間或也有主持時，社頭則由二十戶社頭（河南五社、河北四社，共二十戶社頭）逐年輪流担任，總社僱有書記一人，渠頭若干人，渠頭乃受苦性質，專管澆地時巡渠看水，社頭則專管澆地時接水，當時按香（計時辰）使水，舞弊收賄，當社頭的從中漁利很大，一個田姓社頭被「尊稱」爲河神，一個王姓社頭被「敬稱」爲龍王，此二人就是水霸王。此外社頭們也藉渠頭之名，吃好透股錢，至於攤供獻，吃供饌、供祭者儘是這一夥人，總社主持田（王）姓地主，則掌握全村財政大權，當時一切地方款，村攤派（水利上必要的打壩、渠頭工錢等花費在內）均按地畝起款，地主的負担轉嫁於農民，少開支，多起款，其中弊端不可勝數。抗戰之初，按香澆地制被取消，而總社、社頭制一直存留到解放時，總社、社頭制被打倒，表面上選一實業委員，實際上此實業委員仍是河神田某的兒子，水利由他捉弄，十個人滿能幹了的事，偏着二十個人，每年多花一千萬元。且因河南河北水利不能調劑，大大影響全村農民的生產和團結。

「批評」（一）政府委員會內應有三個委員分管軍勤、生產、優軍工作，各自然村的軍勤、生產、優軍等各委員，應以行政村爲單位統一組成各種委員會，專管各該項工作，政府委員即爲各該委員會的當然主任委員。如此，則形成有組織的機構，更加便利進行工作。（二）民兵應按照軍事組織編制，行政村編一個中隊，自然村按民兵多少，編成若干小隊，小隊下再編若干分隊，政府的民兵委員，在民兵建制上叫中隊長，自然村的民兵委員一律改稱小隊長。（三）民教委員應將調解農民間的糾紛當作主要工作內容之一，農民間的糾紛，家庭內的爭吵，每易發生，事雖很小，若無適當解決，影響農民團結和生產情緒頗大，故由專人負責調解，息事寧人、和睦家庭，極爲重要。（四）政府應增設水利委員，並組織水利委員會，專管水利，獨立的變相的封建式的「社制」必須取消。

（三）人民代表會議的工作

甲、組織羣衆生產：

發動羣衆開荒：代表會議召集村民大會，進行生產動員，宣傳生產獎勵政策，並另外單獨召集地主、舊富農開會，講解政策，督促開荒。羣衆要求開出坡熟荒，代表會議決定，不管誰家的熟荒，原地主人自己不開時，別人可以隨便開，「進一下，可不像過去那樣啦，自己有荒地不開，別人要開還得求乞。」（羣衆反映）參加開荒的約七十餘家，實開荒地約一百餘畝，每畝地平均打粗糧三斗，約共可增產粗糧三十餘石。本來尚可多開，該村接近山坡，荒地不缺，因爲今年夏季作物太費工，又有人對開荒獎勵辦法懷疑，故開的荒地不夠多。目前開出來的地，莊稼長得頂好，許多人都後悔自己開得少。

發動羣衆開古坟地：代表會議討論，取得絕大多數羣衆的贊同，規定兩條規矩：（一）開五代以上的古坟地（五代以上的古坟，清明上坟，一把土也不添了），羣衆同意），（二）坟主有先開權，割穀前十天，坟主不開的，任羣衆自由開。從結果上看，還是坟主開的佔大多數，約共開三十畝左右，每畝平均產三斗，約共增產九石，凡是自己開的坟地，大都是要留一點小土坟只堆，別人開的就完全推平了。當時農民大會通過上述規定時，有古坟地的某些人有不滿情緒，說「咱不開，人家羣衆也要開，要不，誰可開呢。」現在古坟開出的荒地，莊稼長得更好，開自己古坟的人們也就高興了。

發動羣衆栽樹：土改中砍伐沒收來的樹時，引起部份中農恐慌，因此中農很有砍成材的樹的，反映「如今世事，把大樹砍後燒火，將來蓋房子，材料也沒有啦。」今春發動栽樹，羣衆很喜歡，當時農民大會上決議，全村每人栽一株，大部份栽子，從沒收的樹上砍，少部份人家自己有樹，爲選好栽子，乃從自己樹上砍。並決議，凡有[illegible]者，均在自己地邊上栽，沒有的就在公地上栽。爲保護樹，規定了紀律，「漏害一株賠栽十株」。一千餘株樹活了，羣衆反映「這件事，辦得頂好，一下均加樹一千。」

發動羣衆種大麥：[illegible]估計有些人夏季口糧困難，[illegible]大麥可有[illegible]好：一、產量多，[illegible]穀子。按各家需要[illegible]共給了[illegible]，羣衆解決大麥種[illegible]秋之際，許多人家收[illegible]吃上了大麥窩窩。

[illegible]提倡種玉麥子：種玉麥子有兩好：一、吃的早，[illegible]沒有種玉麥子習慣，今年提倡，家就有[illegible]，大家感到好處，又解決了困難，明年就可多種。

提倡婦女下地生產：以前婦女很少下地生產，至多農忙時下地[illegible]穀苗，今年婦女下地生產，[illegible]半個勞動力的約百[illegible]人人，簡直沒有。[illegible]三人至五人的小型變工是民間的[illegible]支前生產兩不誤[illegible]變工生產。

乙、組織羣衆支援前綫：

整理担架：峪口先前共有六付担架，代表們均不抬担架，今年四月整理了一番，先按年齡編，不少人認爲年齡，大的說小，小的說大，年齡編不成，後來改變辦法，年齡作參考，主要看體力狀況來決定，編成二十二付担架，每付由五人組成一除，每隊均有代表一人，輪流服軍勤，除去任代表、糧秣委員、軍勤委員、民兵隊長外，約餘年一律編隊，今年六月底正農忙時，要派兩付担架，每付派一民兵押差，並去一火伕，共十三人，輪上臨去的七隊八隊，吃虧太大，乃決定，除民兵二人外（因民兵平時不服軍勤），每人每日貼錢兩萬五千元，以半月爲期，每人共貼錢三十七萬五千元，合計共需四百一十二萬五千元，此項貼款由服軍勤者均攤帶補，全村毛驢七十餘頭，經過檢查，按毛驢好壞，分成長差短差兩種，差期計工，月終一小結算，三月一大結算。工作太忙尚未大結算。在農忙時候，有一二頭毛驢要出二十天的長差，決定每人每日貼錢二萬五千元，貼人不貼驢，也是半月爲期，共需錢四百五十萬元，此項貼款由養驢戶均攤帶補。婦女軍勤共編十組，每組按居處接近，二十餘人到三十餘人不等，每組有組長一人，由婦女代表領導。今年做軍鞋四次，共二百八十雙。

民兵參戰：民兵平時均不服軍勤，只參戰，六月回來，共出參戰民兵八人，四人押担架，四人參戰。

擴軍工作：區上開會回來，先開過代表會議，一、講戰爭形勢；二、討論上級指示；三、發動自報。當場兩個黨員代表，一個替兒子報名參軍，一個替侄子報名參軍。會完，各村分別開村民大會（崗上還開過婦女會），也是講形勢，動員自動參軍。

峪口：動員新兵十四人（五個中農，九個貧僱農），其中有黨員代表二人，方法是先評議後自報者九人，民主推選者五人。貧農團委員劉祥（黨員）的兒子，羣衆評議他參軍，劉祥不想叫去，先把兩個兒子均藏起來。經過羣衆批評，又叫兒子參軍了。

崗上：動員新兵七人（中農一個，貧農六個），自動報名的黨員三人（一個代表替兒子報名、一個代表替侄子報名、一個自己報名），民主評議的四個。

峪窯：動員新兵二人（均是貧農），民主評議的。龐金金（黨員）有三個兒子，二兒已參軍，羣衆又評議他三兒參軍，大兒龐且小（黨員）罵起街來，「只說叫窮人翻身，這還能翻身，叫翻身了，不翻啦。」

用自報公議與民主評議方式，全村兩天內動員成新兵二十三人，這裏的評議原則：一、兄弟三人家中有勞動力的；二、年齡十八歲——三十歲的青壯年，身體好的。

慰勞新兵：每人慰勞襯帽一頂、牙刷一把、牙粉一瓶（買不到牙粉改買成牙膏）、毛巾一條、洋襪子一雙、胰子一塊、鞋費十萬元，每人慰勞約合十九萬元，二十三人共計四百三十七萬元，請吃一頓餃子，殺羊一隻，白麵二十二斤，菜油、鹽等合計共花約八十五萬元，此兩項慰勞款由全村公攤解決。

（下接第三版）

石家莊市

部分業主藉口「發展生產」 違法侵害工人福利

工會已經交涉，得到部分解決

（新華社華北十三日電）華北有些地區在糾正過去工運工作的左傾錯誤中，部分工商業主乘機藉口「發展生產」、侵害工人福利的事件。近在石家莊市即曾有此類事件發生，並開始受到糾正。該市此種侵犯工人利益的具體表現有：（一）破壞工人參加工會的合法權利。同聲鐵工廠工人要參加工會，廠方便拉攏說：「你參加工會沒有好處，又費工、又得出會費。有什麼事，咱們商量商量就解決，不要參加了吧。」利民鐵工廠經理不但不答應工人每月休假一天的正當要求，反而說「工會提倡放假，影響生產」；且常藉口「發展生產」，干涉工人到工會開會。有的廠主則用收買、派人當工會小組長等辦法阻撓和破壞工人組織工會。（二）隨便開除工人。石市自解放迄今，只九個私營鐵工廠，就開除了二十二個工人。義中鐵工廠對該廠開設時盡力最大的而因勞成疾的工人劉息，不僅不助其醫治，反藉口「僱用自由」，只給劉二十萬元，便將他開除出廠。天茂鐵廠翻砂技工賀汝宗素來工作積極，因一次下工後帶兩個學徒外出遊玩，竟被連同其弟開除出廠。（三）工作時間過長。私營鐵工廠有的自早上三點半鐘開工，直至夜晚七點半鐘才停工，工時計達十五個鐘頭，一般的也要做十三個鐘頭。（四）拖欠工資或不訂工資，業主向工人欺騙說：「肉肥湯也香，好好幹了再說」。

自發現這些問題後，工會即向各廠方提出適當縮短工時，尊重工人參加工會權利等要求；經交涉討論，現已得到部分解決，但尚待繼續貫徹。現在有些廠已將工時減了每日十二小時，每月放假一天；有些無故被開除的工人已經復工；大部工廠都已成立工會小組。

冀中辛集工會

遷就資方損害工人利益

（新華社冀北電）在勞資關係上過分遷就資本家，因而損害工人利益的錯誤，在冀中辛集市已經發現，並正在逐步糾正。六月下旬該市同心號醬榨舖經理王丙春因一馬姓工人飯前喝了一碗米湯，便說他「不守舖規」，只許喝水，不准吃飯。馬不服，聲明不幹；王竟要拿刀打馬，當被鄰居勸止。事後馬即找到行業工會幹部，提出要算工資，聲明因資方待遇壞，不再幹了。按陰曆正月雙方之約定，工資全年為一二百把榨，半年為一百把，每把市價一萬元，共合一百萬元。但王以「沒幹下半年」為詞，堅持不付工資。馬去要錢，竟被全福、康魁身處以皮刀子將他推理遺「開題時，雖市工會幹部馬當面批評了王丙春，但却只賠出一五萬元的工資給馬，並與行業工會幹部「說服」馬接受。馬無可奈何，最後說：「看工會大夥的面子，就算了吧！」此事為前中共市委書記王豐發現，認為這樣處理犯了政策原則的錯誤，市工會幹部在檢討後也感到有重新處理必要。九月十八日召開市工會，行業工會幹部會，市長、工商局長均參加；經研究討論，決定工人應得工資如數發給，王丙春須向被虐待的工人道歉，此一問題乃告解決。

發生上述錯誤原因，在工會幹部方面檢查，是由於片面地了解黨中總工會關於工運工作中過去左傾錯誤的檢討，認為「工商業不發展，是工資開支大，搞壞了」。市委方面，也為了「發展工商業」，強調了照顧工商業者的利益，忽視了「勞資兩利」的原則；在商人、經理、工人代表大會上，沒有詳確解釋政策原則，只說「一工廠存在，工人就有飯吃，這是暫時利益服從遠大利益。」在工資問題上，市委亦只提「雙方自願」，却未提保障工人的正當利益。因之，亦引起少數廠主曲解政策；虐待工人。該市類似同心號虐待工人事件，尚有數起，如興元毛巾廠工人在端正政策，自動討論減低工資四分之一後，廠方仍堅持減到一個難以維持工人生活的標準，並由十天一頓麵，改到一月也吃不到一頓。大豐工廠竟無限減低工人工資，以致工人無法生活，一齊散夥。經這次檢討後，這類不應有的現象，可望停止。

偽金圓券急速膨脹結果

敵區游資充斥物價上漲

匪幫管制物價政策開始破產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綜合各方消息：國民黨政府在大吹大擂地發行「制止膨脹」的偽「金圓券」一個多月之後，就公開承認了它的急速膨脹，並暗示了依靠金圓券強制「穩定物價」的失敗。

赴美乞援的國民黨財政部長王雲五，本月四日在華盛頓記者招待會上宣稱：截至九月底止，金圓券發行總額約為九億五千萬元。此數雖是假的，但已為王本人所宣佈的八月二十日外幣流通額折合金圓券二億元的五倍弱。而蔣經國六日在滬演講中透露：自幣改以來一個月中，僅上海一地因「兌換金銀外幣」而兌出之金圓券，即達七億二千餘萬元。並稱此數約佔全國民黨統治區兌換數百分之六十。據此推算，則其整個統治區僅以「兌換金銀外幣」名義拋出之金圓券，即在十二億元以上（合法幣三千六百餘萬億元）。如再加上國民黨政府龐大財政開支等，則「金圓券」發行數當遠不止此。國民黨統治區報紙亦傳：偽金圓券發行總額，實際上已超過原規定之最高發行額二十億元（即法幣六千萬億）之數。這就是說，僅在短短一個月中，國民黨政府以濫發「金圓券」辦法，一下子就使其統治區的通貨較其所宣佈的法幣發行總額六百萬億膨脹了十倍。早在國民黨政府宣佈幣改後的第六天（即八月二十五日），天津益世報南京專電即透露：「政府方面的人士談：新幣發行二十億，將不足民間需要，故至少尚需五億美元之準備。」暗示「金圓券」將如法幣一樣，今後只會繼續不斷地加倍的膨脹下去。天津大公報九月二十五日社論亦承認：原有法幣不變，原作為貯藏手段的金銀外幣，現在也變成「金圓券」而到流通中來。「金圓券」的收支不調勻，膨脹現象即仍存在。

「金圓券」大膨脹的直接結果，首先就是極端嚴重的游資充斥和物價上漲。以天津為例，據九月二十四日天津益世報載：「市面游資充斥，商業行莊存款已較八一九（即宣佈幣改的八月十九日）前增加三倍以上，無法宣洩。」同日天津大公報也載：「行莊對存款之增加已感「充血」之苦，因存款無處貸放，不少行莊對往來存戶均表示「婉謝」」。在「金圓券」大膨脹和游資壓迫下，國民黨區物價雖在國民黨當局暴力鎮壓下，仍迅速上漲。本月一日合衆社電訊已報導廣州物價，自幣改以來已上漲百分之一百至三百。又據上海經濟周報載：九月初廈門物價即已上漲兩三倍，漢口、成都物價也已上升幾成到一倍，昆明食米、紗布上漲七成以上。即管制最嚴之京、滬、平、津各地，據外國通訊社消息透露，實際上亦在暗中上升。九月二十八日天津益世報南京專電引及國民黨政府負責人士消息稱：「八一九限價，可能視各地物價情形從新調整。」中央社南京八日電亦透露：「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小組會議已準備「對消費市場之價格，根據成本重加合理調整。」」此不啻宣佈國民黨法西斯匪幫的暴力管制物價政策，已開始破產。

敵區人民反對匪幫掠奪

抗拒兌換偽金圓券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國民黨政府在兌換「金圓券」當初，像煞有介事的按日公佈兌換數字，但實際情形是「兌換美鈔的人比起兌換銀元的要少，拿黃金去兌的，又比兌換美鈔的少」（八月二十四日天津民國日報）。所謂「擁擠不堪的金銀調換者」，原來即是「從該行（指國民黨中央銀行）的前門走進，後門走出的走馬燈式的人物」（「中建」雜誌三卷七期上海通訊）。九月二日美聯社報導兌換情形稱：「銀行門前的長列早已消失，人們繳納了約佔三千萬美元的金銀外幣，兌換一部分金圓券以應需要，同時還非是一種做給政府看的姿態」。到九月中旬，兌換的人更見稀少了。中央社已不再公佈兌換數字。偽中央銀行黃金兌換的人員承認說：近日兌的黃金大條已較減少。當時，為四大家族坐地搜刮的張屬生等人，也加緊了收哄騙詐的手段，勒逼各行莊繳出金銀外幣資產。偽財次徐伯園還特地跑到上海「督導」，並聲稱：「政府依照規定，本月（九月）底截止」（中央社九月十三日電）然而，半個多月以後，國民黨政府於九月廿日宣佈金鈔兌換延期一月，這說明國民黨的所謂改革幣制在人民面前如何失靈信用，如何受到抗拒。

代縣峪口行政村

人民代表會議的調查

（上接第二版）

新兵七月三十日到區報名檢查，三十一日集中區訓練，三十日報名時，共十八人，四人在外村出去放羊，已派人叫去啦，一人吃完飯就去。

新兵家屬會後困難齊，準備按照情況給以幫助，[illegible]解決，糧食來源有二：一、動員羣衆出一部份，捐上[illegible]已動員成四大斗麥子。

新兵有提出過高要求的，有的提出要被子的，有的提出要四百洋；[illegible]一律未予解決。[illegible]府執行區代表會議的決議，[illegible]

[illegible]丙、優待工屬，[illegible]共五十八家，[illegible]缺人工的二家，幫助了人工，缺牲口的七家，幫助了牲口。[illegible]他們反映[illegible]很滿意。[illegible]四家提出要不上秋糧，共十四口人，需要一石四斗糧，要求解決。[illegible]

（四）人民代表會議的工作制度

政府委員會和峪口自然村代表委員會在一起辦公，進行日常工作，省燈油、柴火，又省人力。

自然村代表採取輪流值日制，每天有一位代表值日，[illegible]值日代表就到政府辦公處辦公，有關全行政村的問題[illegible]每晚政府主席、主任代表等主要負責人員都要到辦公處了解一天的工作情況，商量處理，[illegible]的由文書記起來，簡便有條理。崗上、峪里也採值日制，[illegible]實際上村子小事情少，又不是行政村政府所在地，日常沒有什麼事情，有關全行政村的事，通知主任代表也就解決了，值日制實際取消。

[illegible]上是不存在的。大事召開代表會議討論解決，小事召集政府委員會討論解決，日常事務由政府主席協同或指導有關的政府委員解決，但是，即在通常情況下，村政府的工作，也是一件緊接一件，頗為繁忙，一件一件工作大都是區上佈置下的任務，故會議也不可能有定期。[illegible]

[illegible]檢查工作與處理工作均無定期，[illegible]

[illegible]峪口居民總共編十個組，每組三十戶，[illegible]

村政府辦公處，平常每天有二人（上午一人下午一人），合計一工，夜晚一人（記一工），專管叫人、送信，燒開水等雜務，名曰勤差，[illegible]

［批評］（一）人民代表會議，[illegible]（二）[illegible]（三）[illegible]（四）[illegible]（五）村政府[illegible]的浪費制度很不好，極容易浪費民力，故宜取消。（完）

黑板報

西北前綫

消滅胡匪一萬六千人
國民黨保警隊千人起義

西北前綫人民解放軍在陝西大荔（此字念利）北面又打了一個大勝仗，本月六、七日兩天工夫，就消滅了胡宗南兩個師的大部份，俘擄了九千多人，打死打傷六千多人，共消滅一萬六千人。

在我軍勝利的聲勢下，朝邑縣（在大荔東面，離大荔不遠）國民黨保警隊常備隊兩個大隊一千一百人於本月六日早晨全部起義，帶過來長短槍一千多支。

我軍在太原城外
消滅閻匪軍兩個師

我軍已包圍了太原幾個月了，最近在太原城附近向敵展開攻擊，在本月五、六兩日中，在城南十里地的地方消滅了敵人兩個師，俘擄四千五百八十個，打死打傷一千一百多，單是大小砲就得了一百一十門。閻錫山在太原城是坐不穩當了。這正是：

太原城好比一個甕，
解放軍把他包圍定，
閻錫山好比甕中鱉，
甕中捉鱉最把穩。

傅作義遮前顧不了後
前後兩頭都挨揍

綏東前綫人民解放軍，在本月十日二次收復了集寧，佔了平綏鐵路（從北平到歸綏）五百多里。自上月二十四日我軍收復集寧等五城後，就往傅作義的老窩子歸綏打去，傅作義就慌忙從綏遠東面調出兵來去救歸綏，但我解放軍到處都有雄厚的兵力，就佔了張家口附近的崇禮、尙義等縣城，所以敵人剛走到集寧，又掉轉屁股跑回去了。

支援前綫

毛驢驢不高走的好，
馱的那公粮和公草，
要問公粮往那裏送，
前面不遠有砲聲。

× × ×

担架牢靠又輕巧，
拴上繩子鋪上草，
趕上前綫抬傷兵，
抬到後方醫院中。

× × ×

針跡兒不大麻麻密，
綫不斷來手不歇，
婦女們軍鞋做的好，
雙雙對對前方稍。

進軍綏遠的汽車隊

徐光耀

向着綏遠的大道上，大河流水似的進軍行列裏，人民解放軍的特種兵——汽車部隊，載着千百噸彈藥，也一同隆隆前進着。這是一支將介石送濟給我們「裝備」起來的年青的汽車隊。進軍前，全體同志爲完成進軍任務，都緊張動員起來，每天以十二小時以上的時間，修理機器，排除故障。早晨一睜眼就動手，直忙到夜九點才休息，這樣一直堅持了九天，除全部車輛修好外，還修好×個預備車頭。臨出發，所有正副駕駛員都訂了立功計劃。李吉的計劃上說：「不怕吃不上飯，不怕路不好走，不怕槍林彈雨，堅決完成任務！」正是這樣的旺盛士氣，不管路上有什麼障礙，都勝利渡過了。行動中通常不是鑽山便是過水，有時一夜爬兩座高山；一點鐘過十來次河，有一次過橋，前一輛車把橋樑壓塌了，車尾陷進水去，車上的人就都跳下車來，在塞北秋夜的寒風裏，在共產黨員方義、于恩英等同志帶頭下，十幾個人一齊跳下水去，從水裏撈起木料，再把車扶起來，然後，車頭上拴了大繩像拉縴一樣，喊聲「一二三！」汽車便從斷橋上直拉過河來。而另一共產黨員張保信，見橋已不能通過就穿着褲叉，在水裏淌了幾百米，探好了另一條路，於是，他一聲招呼，不顧石頭的礁腿連脚，自己在前面跑，讓汽車在後面跟，一輛一輛的過河去，來回跑了十幾趟，解放過來的駕駛員張錫樹感動地說：「眞是不簡單啊！」

、在過另一大河時，橋被水冲了，河水又深，泥沙又大，車一開到中間便淤住了。隊長巨鳳杰、副隊長秦珩都親自下水探道，但是，沒一個地方可以直開過去，但困難是嚇不倒他們的。駕駛員們都脫衣下水，在河中間排成了兩行，當中留一個漸漸，每行牽一條大繩，待汽車開來，終未陷住的時候，人們跑着搶上去，把大繩一掛「嗨呀嗨」的一步步把汽車拉過對岸去。這樣汽車拉完了，大部同志的脚也都凍麻木了，還有的在石上碰破了脚，可是沒有人喊一聲，精神仍是那麼愉快。一路上，老百姓都以親切的眼光，迎送着汽車隊，多少年來，他們只見過日寇和國民黨匪軍的汽車過兇橫行。如今，自己的汽車也成了大隊，開過自已眼前了，怎能不令人興奮呢？汽車隊，緊張的爲着戰爭服務，不斷把大批軍火物資送上前綫；而戰爭也正像壯大其他部隊一樣壯大着汽車隊。

青年文化教員石履泠

——「戰力」部通訊——

石履泠同志是山西文水縣大象鎮人，今年十八歲。在三年前，他家還在閻匪統治之下，爲了追求光明，他不顧家庭的阻攔，考進了晉綏賀龍中學。那時他才是個十六歲的青年。去冬，他在校方「到前方去」的偉大號召之下，隨着大批同學，來到了西北野戰軍，他被分配到三支隊六連担任文化教員。

到六連後，部隊正進行着轟轟烈烈的冬季大練兵運動，他就整天和戰士們生活在一起，和大家一樣聽從排長班長的指揮，遵守生活制度，要出操他就排在隊列裏一起作動作。

他開始參加練兵時，投彈只能到十九米，但在整個部隊自覺的苦練精神鼓勵之下，抓住了這個「苦練虛心」的要領，到現在已經練成連裏的一個好戰士了，手榴彈能投到四十多米，刺殺也九十幾分，射擊八環，三槍三中。

他對工作很積極，經常自動的找戰士談話，進行教育，教大家學唱歌子，在連裏辦了一個黑板報；此外他還象做了文書的工作。在戰鬥時他又担任了救護和收容。

他還是遵守紀律的模範，當部隊到蔣佔區作戰時，有一天宿營在寶雞西陳家塬，羣衆因受蔣匪欺騙全跑光了，一排住在老鄉家裏，有人把房東的兩個皮箱疊在一起當作牀鋪，他當即制止道：「你這樣一動，老鄉回來會懷疑我們拿了他的東西的」。瓦子街戰鬥中，到處都是繳獲的物資，但是他忙着在風雪中奔跑，自已一塊雨布都沒有揀。郃縣戰鬥中他隨三班打了一個碉堡，見了好多東西他都不動心，別人看他的脚指頭都露在外邊，拾到一雙新鞋給他，他都不要。

屯子鎮戰鬥中，部隊轉移時，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的肩膊，這是他第一次負傷，然而他沒有發慌，不顧有包繩子把傷口勒得疼痛，咬緊牙關，帶着全付裝備，跟着自己的部隊，就這一道溝，一氣堅持了二十多里，沒有失掉聯絡。

連裏總結西府戰役的時候，他才從醫院養傷回去，戰士們都說：「一定給我們教員記功！」

在整黨運動中，他被轉爲正式黨員，在支部裏被選爲模範黨員。這次全團選舉工作模範時，他又被選爲團的工作模範。

槍桿詩

化學炮，
美國造。
說起不亂，
倒也不小，
又能爆炸，
又能燃燒。
打使用它，
先測距離，
再翻射長，
加□藥包，
炮彈出去，
保中目標。
多殺侍胡，
我立功勞。

（吳莊重炮排）

維辛斯基在三屆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二續）

斥戰爭宣傳

去年第二屆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譴責新戰爭宣傳和要求公開及宣傳工具應用以幫助鞏固各國友好關係的決定，未能阻過新戰爭的鼓動者。過去一年來，他們更加囂橫，而且更加無恥地從事於他們的罪惡勾當，力圖使儘可能多的老百姓陷入戰爭宣傳的惡濁氣氛中。這種宣傳還伴之以散佈誹謗的捏造，虛構所謂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各國的侵略政策，藉以把蘇聯描繪成爲不民主的國家，把美國、英國及英美集團的其他國家描述爲民主國家。

斥軍備競賽與備戰計劃

與這一切一併進行的，是瘋狂的軍備競賽，是精心製作進攻蘇聯與新民主國家的計劃及從事其他戰爭行動的準備。有鑒於此，我不能不提醒：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三年了，但是，爲進行聯合國反法西斯德國的戰爭及爲保證盟軍作戰之指揮而於一九四二年設立的英美聯合參謀部，仍一直存在到今天，而且更從事反對友邦利益的秘密活動。在這一參謀部的美國代表當中，我們看到李海海軍上將、郝菲爾德海軍上將、布萊德雷將軍、范登堡將軍，英國代表則爲泰德空軍上將、摩根將軍、及米德爾斯空軍上將。一九四七年九月，在英美聯合參謀長的指導之下，曾在北大西洋舉行演習，參加的有英、美、意三國的海軍艦隊。一九四八年九月，則有所謂英格蘭防禦演習，參加的爲美、英兩國的空軍。同時，爲了將來的種種軍事冒險，刻正採取步驟擴大與鞏固各個基地，大多數是空軍基地。

反蘇聯反新民主主義國家戰爭的鼓動者，在報紙上，主要是在上述諸國的報紙上，自由地討論從這些基地上進攻蘇聯的計劃，高談美國兵力，特別是「特種攻擊部隊」的實力，顯然打算藉此迷惑恫怯的人們；而這種「特種攻擊部隊」，像九月十一日美國的週刊「星期六晚郵報」所解釋的，即是說載有原子彈的轟炸機隊。有影響的美國雜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在四月九日出版的一期社論中公開證實：美國空軍刻正進行改編，以防歐洲萬一可能發生的戰事。該雜誌着重指出：以英國爲基地的這些空軍戰鬥部隊，正由美國聚集在蘇聯周圍。該雜誌轉載一個進攻蘇聯的詳密計劃，這一計劃正由美國空軍，主要是在上述轟炸機、噴氣式戰鬥機及攜帶原子彈的飛機之協助下從事準備中。該雜誌刊登一張地圖，指明美國空軍按着上述計劃出擊的方向。這一地圖附註之一說：「美國主要是從空中進攻蘇聯。地中海地區，連同英國及中東，將具有頭等的重要性。北極地帶在這一作戰上的意義較小。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島及土耳其將爲重要基地。原子彈將被用來進攻蘇聯本部。」元月三十日，另一本美國雜誌——紐約時報雜誌——刊登了一篇表示遺憾的文章，因爲美國實際上沒有蘇聯領土內大部省份的滿意的地圖。這篇文章說：「這個事實或許是我國出發的轟炸機隊一旦空襲蘇聯時的最大缺點。轟炸之時，必須使用精確的地圖。」這篇文章寫得廉鮮恥地公然逐一指明可以遠襲蘇聯各城市的空軍基地，而且標明距離如下：「從倫敦到莫斯科往返距離達三千一百哩，從的黎波里到羅斯托夫里程一千七百五十哩，由阿拉斯加的非爾班克斯到海參崴里程三千四百哩，由格陵蘭基地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三千五百哩……。」紐約的美國埃索公司所出版的一份地圖，就其鼓動戰爭來說，也具有同樣狂妄地厚顏無恥的性質。這一地圖具有挑戰的好鬥的號名，圖名爲：「第三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區」。這幅地圖就是卑鄙的反蘇、反東歐新民主國家的戰爭宣傳的例證。